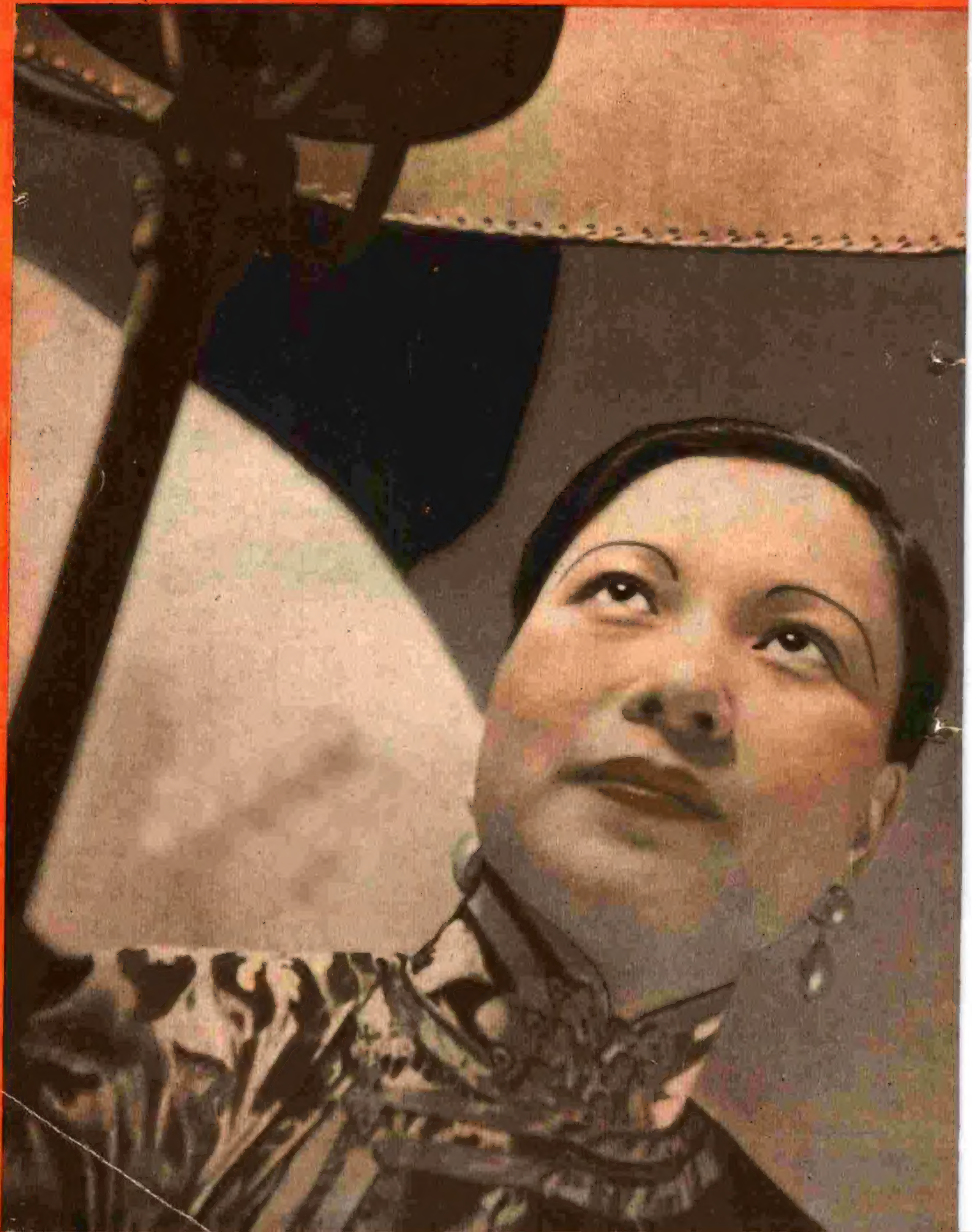
電影·漫畫



[illegible]廬圖書公司

『你現在覺得與男子結婚是很可怕？』

營業方針　　楊秀歧作

評者除了觀察之正確的要求以外，最重要的還在：『批評的良心』。良心云何，就是那：『誠意』。批評如此，創作也何嘗不如此，純粹藝術，文學，哲學，政治創作上的誠意，良心，就等於批評的非批評不可，雖因此而樹敵，樹仇，也在所不計，而在創作上非拿自己的表現慾發揮不可，雖在當時受社會之誤解與嘲諷，也在許不計，那是完全一樣的。

漫畫家，當他發現社會或政治上的某種錯誤或弊病時，在自己正確觀察以後覺得非表現不可而表現時，則表現後雖受抑制，他作品在藝術上與社會上的地位，仍是高高地佔據着的。這緣因，就爲了他在正確的觀察以後，有非表現不可的一種要求在那裏。這非表現不可的要求，就是純粹繪畫上，批評上那種所謂創作的良心，批評的良心。換句話說，也就是所謂：『表出的誠意』，這在漫畫作品上講，就是：『漫畫家表出於作品上的一種誠意』。

漫畫家或許因爲自己觀察錯誤，或許因爲與執政者的政見不同，因此而被檢查而不准發表，這是歷史上或現代第一流漫畫家常會遭逢的事實。但那作家與作品在社會上的地位，却始終保存着的，那緣因就爲了這作家是始終保存他那在藝術上要求表出的一種誠意。

被檢查不准發表，假使是爲了觀察錯誤與政見不同，這都是附帶的枝節問題，所以那作家的經驗閱歷增加以後，或發表的環境變更以後，那發表的機會就立刻可解決的。漫畫家及其作品在社會藝術上的地位，因此那唯一的問題，就是在能發表以後，那價值與品格爲如何而已。斷定這結果的，就是我們在上面所講的有無誠意或有無深厚的誠意一點。

以前十九世紀法國第一流漫畫家道密哀DAUMIER，他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出品是常被檢查扣留而不准發表的，但他在世界第一流漫畫家的地位，及其作品之佔有藝術上極高偉的地位，是已成了不可磨滅的事實。反之，與道密哀同時而發表作品並無阻礙的許多漫畫家們，在當時曾風行一時，名聞藝壇而爲人稱誦的人物，現在我們除了在博物館或圖書館的舊報紙裏發現其名字與作品外，他們早已就被遺忘了，唾棄了。這緣因是極簡單的，就是他們作品上是缺少了一種誠意。

在這裏，我們可以證明，漫畫作品之遇到檢查的阻礙，只是種消極的阻礙，而顧忌檢查的，只是種消極的行動；正相反，那漫畫作家本身的一種創作動機，却是在誠意之下成了積極的意義。創作動機在非發揮不可的表現慾下，就是一般所謂的：『發揮個性』。至於發揮個性與誠意的連鎖，我們要是引證中庸裏幾句說話，就可闡明的。中庸第二十二章內說：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則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其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不必講贊天地之化育或與天地參那樣遙遠的說話，就是由至誠到盡人性，由盡人性到盡物性的幾句，的確已夠作爲漫畫家創作完成的證明了。假使還嫌說得不很清楚的時候，我們不妨再引證宋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中所記關於國畫的談話看一看。他說：

『曾雲樵无疑，工畫草蟲，年邁愈精，余問有所傳乎？无疑曰：『某自小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爲草蟲耶，草蟲之爲我也，此與造化生物

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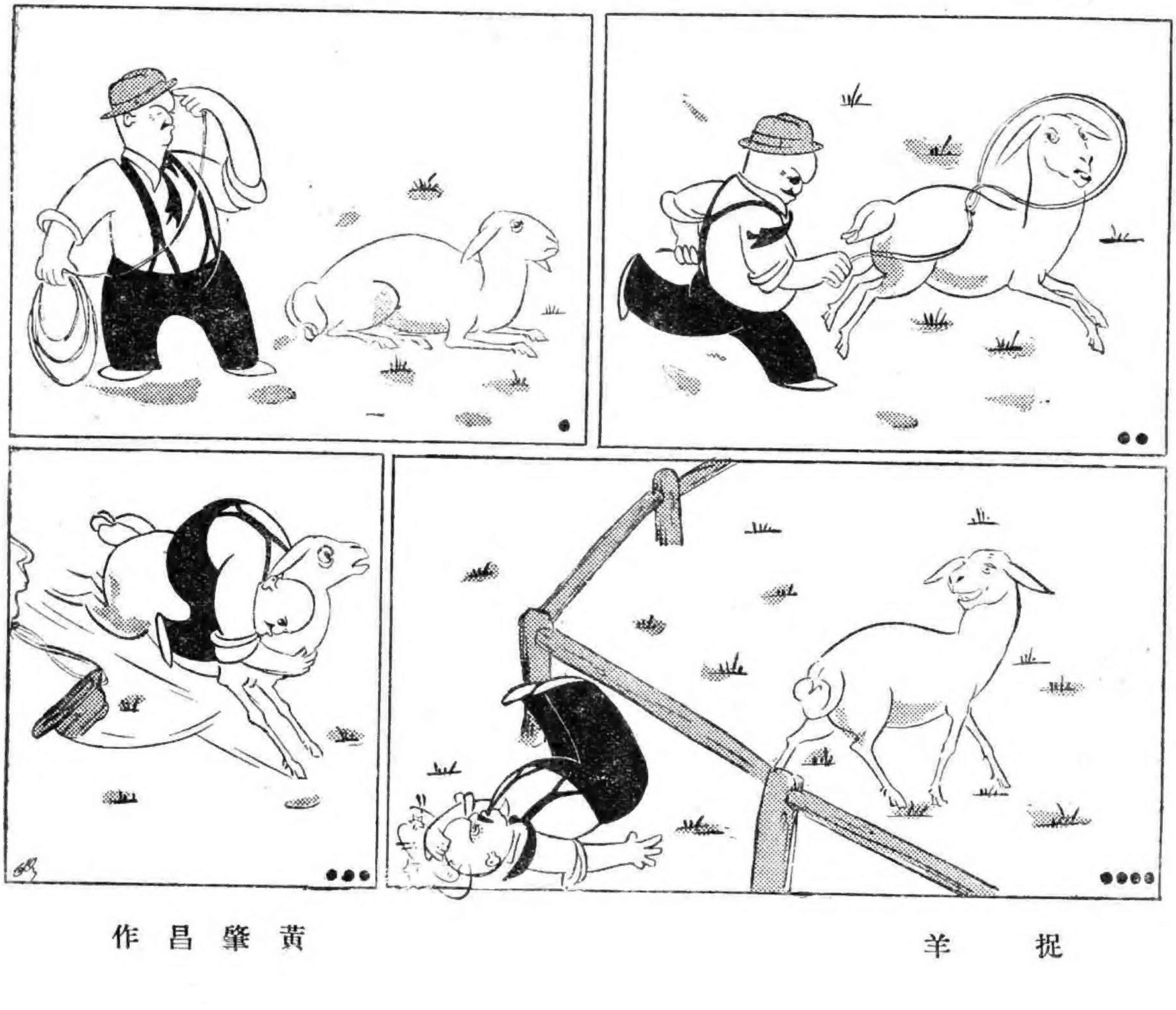
曾旡疑能得草蟲之天，是由於草蟲的籠而觀之，就草地觀之，草蟲之天，也就是中庸上的：『盡物之性』。至於窮晝夜不厭的去：『觀之』，就是由於中庸上所謂的：『至誠』，也就是我們上面所說的：『誠意』，更後在落筆時不知自己與草蟲的有什麼分別的境界，就是中庸上的：『贊天地之化育』，與夫：『與天地參矣』，所以曾旡疑的結論，也就是：『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以我們現代語說明，就是：『創作的完成』。至於中庸另幾節的所謂：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說之，故至誠如神』：『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故至誠無息』；『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這些說話，我們不當目爲對『誠』字是種過分誇大的一種用意而已。尤其對於漫畫家們，應當細細去辨味的。假使對這誠字覺得說的太樂觀了，則在消極的方面，即使漫畫家的作品遇了檢查而被扣留時，則自己的情感已陷悲觀中時，這誠字也可以減去以至消滅那灰色底氛圍的。現在我們還可引用那中庸上的幾段說話來證明，同時用以結束本篇文字之前，希望國內漫畫家有高速度提升自己的誠意，而將自己作品高列於現代國際第一流漫畫家出品之一行列。中庸十六章說：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又第二十章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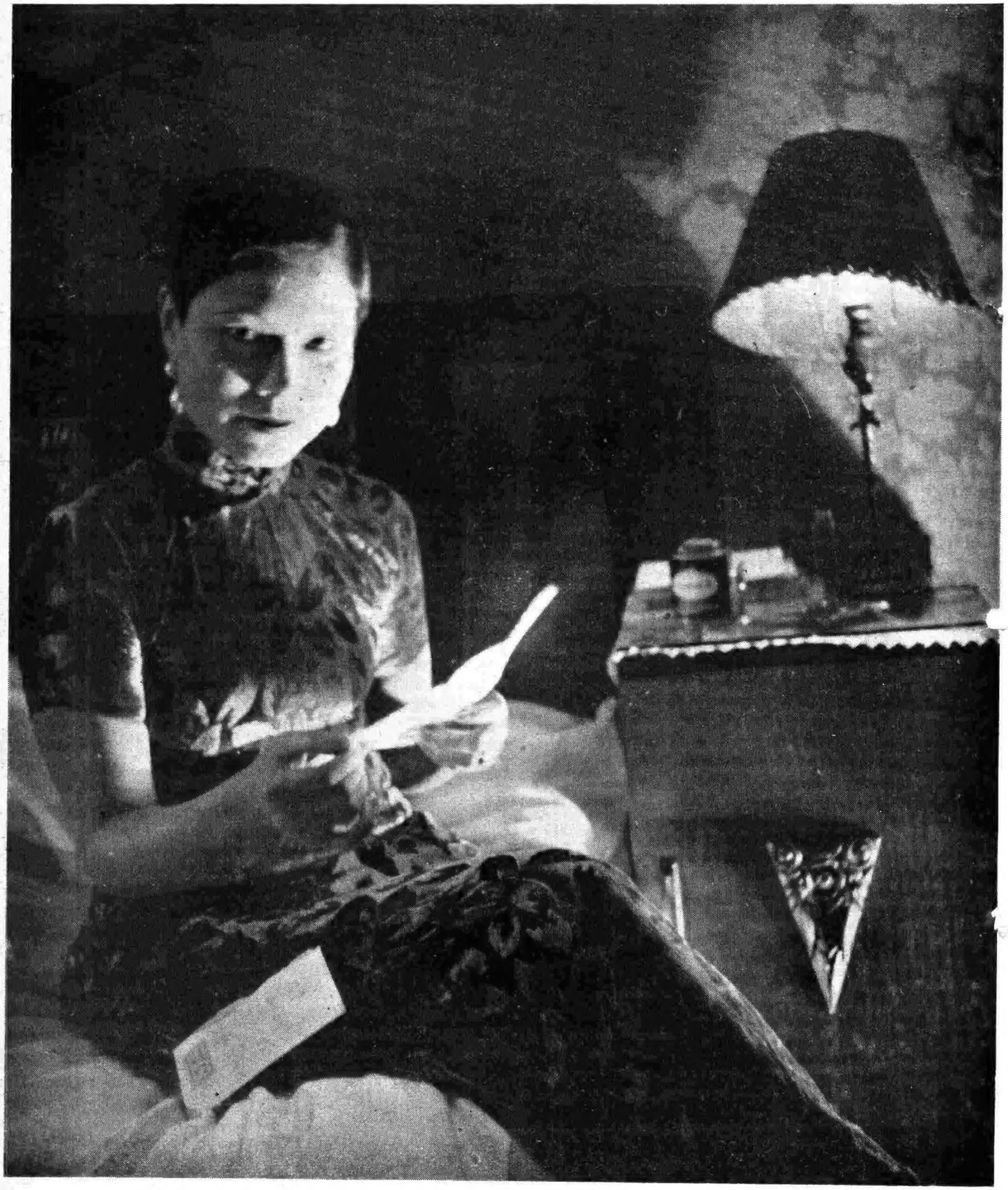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

要是有人說我搬聖販古，以至其他任何罪名，在我引用上面那許多中庸裏的說話以後，加在我身上來，我都可低首接受，但爲了國內現代漫畫前途計，我還得重復地大聲疾乎：『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



捉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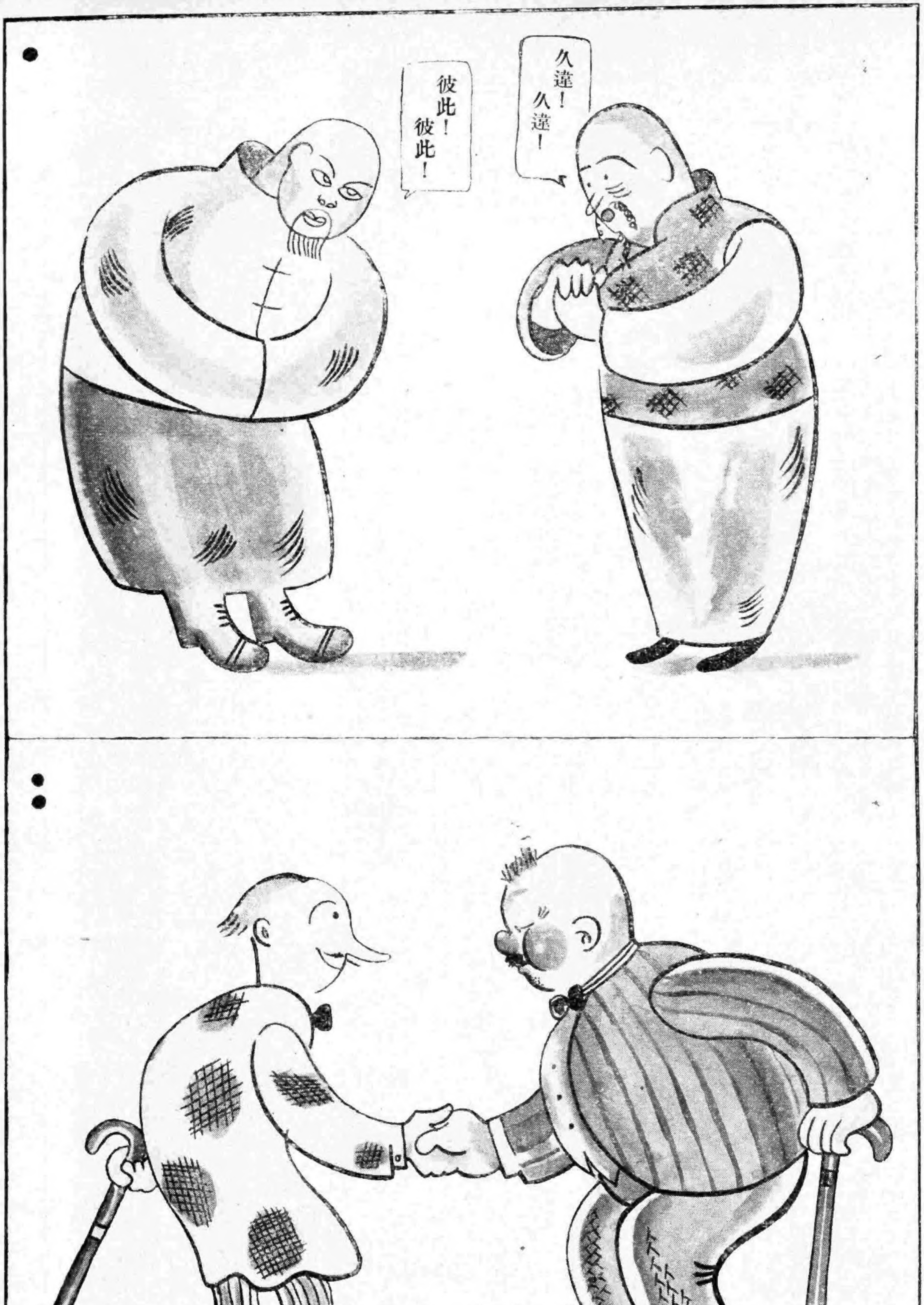
黃肇昌作



黎灼灼

陳家樞攝

文精公曰：「君子開口，小人動手！」



朱錦縷作

電影漫話

明義

明星制度

最近偖起了這一個問題：『究竟是「影迷」造成了「明星制度」，還是「明星制度」產生了「影迷」？

的確，這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在資本主義初期，封建殘餘勢力還沒被清除的時候，小市民羣是十足的崇拜個人英雄主義的思想的，被壓抑的性的慾望，以及羅曼諦克的憧憬。可是，我們的電影商就看准了這點，有意識的用着德國運來的標準馬達日夜地幹製男明星來，用盡種種的挖空思想在企業上完成了這種巧妙的製度。那些被製造出來的明星，成了影迷有力的組織者；——『明星制度』也因了影迷底存在而更根深蒂國的奠定了它的基礎。

這點，我贊同了蘋兒先生的主見：——一方面要使影迷們的趣味提高，另一方面想使影迷更接近一些明星讓他們充分的認識明星，消滅他們對于明星的謎和神祕，而成為一個純粹的電影觀者。——

論影評底基準問題的人

要說這一個問題的人，首先就得提出：『什麼是電影？』的問題來？然後再來論「影評底基準問題」。

岩崎昶氏說：『電影是藝術。把藝術這話當作一種表現形式時，自然電影是藝術。但眞正理解電影的他知道電影首先是一種商業，企業，為獲得利潤的資本主義的產物。』

普特符金說：『它是社學現象的一種，上層建築的一種意識形態表現，以特殊的補助手段——由導演者排成(織接)的film所創造出來的形象底力，藉銀幕為媒介，活生生的，藝術地，更具體地傳達社會人類底思想與感情，作用於觀衆。』

在以上二氏的文章中，已得到了電影的定義和電影是什麼？

那麼，他們既懂得了電影是什麼以後，就再來談『影評底基準』問題。也不算遲。可是不曉得電影是什麼的人，也在大談其「論影評底基準問題」。這可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

中國需要歌舞片嗎？

觀衆甲：『去年中國有一部叫做什麼「人間仙子」的歌舞片，老兄看見過嗎？』

觀衆乙：『看是看過的，可是牠裏面不知所云的東西，我現在完全是想不起了。』

甲：『那末，你再仔細的用腦想一想，牠裏面不是用肉感來號召色情的觀衆嗎？什麼大腿，什麼…………』

乙：『哈，哈，老兄你錯了，那不是肉感，那簡直是胡鬧呵！』

甲：『歌舞片的技巧可不是要超過別的片子嗎？那末『人間仙子』怎樣呢？』

乙：『別多問了，關於這個問題，總之，中國不配拍歌舞片。』

甲：『為什麼呢？』

乙：『借句別人說的話：「形式不够內容。」却使你有了意識的劇本，但沒有好的形式表現出來，也是不成為歌舞片的。同時中國觀衆也不需要這種以肉來誘惑的歌舞片。

甲：『啊…………』

看人學樣

「羅宮春色」與「傾國傾城」

西席地密爾導演之兩大古史鉅片，「羅宮春色」，「傾國傾城」，其中「羅宮春色」之主角法特烈馬區，易以張翼，「傾國傾城」之主角克勞黛考爾勃易以徐來，在面貌上固亦勝任矣。

『明星家庭』之攝影工作

何佐明攝

陳家樞拍黎灼灼

白虹拍黎明健

閒人莫入
（攝影場一角）
陳家楣作

社會不景氣中之財神老爺

兪創碩作

——（續電影漫話）——

療養院的設立

有了病態的病人是該進療養院好好修養的。可喜得很，近來都注意到了這點；前有『明星療養院』的設立，現有『影評療養院』的開辦。這誰都不能承認是坏的現象吧！

但是，某部份的病人，非但不認自己是病人，並且還深信了自己的確是醫生，對於這樣的人，是到了醫無可醫的時期了。反之，一個不懂醫學知識的醫生，居然掛起醫生的牌子來，做其營業，這也是極危險的事。

療養院的設立，我們要求首先有了健全的學識的醫生，然後，再把病人們進院醫治：——這樣纔發生了設立療養院的意義與効力。至於那般不承認自己有病態的病人。就任他們聽自然死去吧！

中國電影的新生

一二八的反帝運動在中國民衆的熱潮中顯露了之後，我們的電影作家也把鎗頭掉轉了來，於是在電影的歷史過程中獲得了燦爛的黃金時代。

然而，當民衆反帝熱減少的時候，也就是中國電影失却了牠的黃金時代的時候。

這究竟是誰殺害了呢？

輭性紳士與電影商人是二大兇手；他們是把電影的縱合藝術看作形式的機械論者，看作獲利於生意眼的商業產物。自然他們是不懂得電影的教育性的重大使命的。

有了這二種電影蟲在影壇上活動之故，所以把過去曾經活躍過的中國新生電影斷送了。

我們爲要創造中國的新生電影爲了電影是藝術。所以聯合起電影從業員們淸除那般形式機械論者輭性紳士和獲利于生意眼的電影商人。這纔是眞正地除去了「新生電影進展」的敵人。

塞外之冬

金樓

冬的嚴肅，又悄然襲上了塞外的邊土，在那裏沒有南國的和煦和溫暖，沒有人世的喜悅和愛憐，有的是猙獰的仇敵用人血在塗飾他們的旭日之旗，也有華胄的叛徒在搬演人類的醜劇。

這亡去了的關山，已成了地壳外的死國，朔風裏，重巒的大森林吐不盡亡國的哀音，莽莽平原，漫天的黃沙飛舞着，露出風化的壯士們的白骨，是那樣地駭人！午夜裏有凍崖上的老梟在撲動着擁雪的翅膀，牠偶而慘厲地一聲長鳴，四野的雄鬼，一個個都含淚長嘯！

長白山之巔消失了松原的青葱，開始積起皚皚的白雪來；松花江之水也停止了澎湃的怒濤，開始結起堅硬的冰塊來。黑色的雲低低地壓在雪地上移動，有死剩的生靈們，蜷伏在江面上替帝國的軍船擊冰。他們——他們絕不會是帝國鐵蹄下的順民，他們在一步一擊冰的動作裏，正思量着復仇的計劃！

天時的變幻，把關外的邊士裝成漫野大雪，時光的摧殘，把義軍的苦鬥送上悲慘的結局，唉！如許民族英雄的鮮血，竟換不來三百萬里的河山，誰說在世界上還有比這更悲慘的故事？

看吧！這兒還有少數的健兒們在冰凍的壕溝裏掙扎，他們緊抱着空的肚子，空的槍膛，空的彈匣，望望漫山遍野的雪地上，竟找不出一株植物可以充飢，諦聽陰霾沈寂的四野，竟再沒有一聲同伴們的槍響在驚動敵人，啊！美麗的青紗帳，在冬的嚴肅裏凋落了！關外的壯士就永遠的沒落了嗎？關外的雪地上僅留得這一縷悲慘的烽烟嗎？

迂迴的山道上，又有倔強的北方性的農民在雪地上彷徨，他再沒有田園家宅和同伴……薄薄單衣抵不住自然的侵蝕，一個念頭襲上了他的腦海；「屈服了吧！投降了吧！」猛抬頭，又見遠處雪山上飄拂着旭日之旗，陡憶起在那兒正是他老父老母，妻子和女兒被殺被姦的地方，復仇的熱血又立刻燃遍了他的全身，他發狂似的向着那面旭日之旗飛奔，緊握的拳頭在雪地裏揮動，急促的脚步殘踏起冰雪飛揚，獅子般的聲音在山谷裏吼動：

「幹吧！幹吧！幹翦子去！幹義勇軍去！」

沈逸千作畫

唱吧！蒙古的女兒，
你歌聲曾掀動過
成吉思汗西征的軍馬？
你歌聲曾乘着中亞細亞之風
飄到過中世紀的歐羅巴？

＝

聽！胡笳響了！
亞洲的風雲起了！
唱吧！蒙古的女兒，
歷史上燦爛的鐵花，
該不會讓它在鐵蹄下震落！

莫璞 作

明星二

徐來的私生

起身……………1

洗口……………2

化裝……………3

洗手……………4

工作……………5

四小時 ……活

何佐明

解渴…………6
作菜…………7
製飯…………8
閱書…………9
消遣…………10

土番甲『白種人又來了，天呵！這次不知又帶來了許多什麼可怕的殺人的武器呢？』

土番乙『不會的！我想這幾年來他們該會變得文明些了！』

朱錦纓作

誰的罪？

菁子

一朵朵的黑雲將太陽吞下去，又吐出來，李少奶奶房前的碧油走廊上擺着的各種花盆，一會兒明，一會兒暗。那垂地的黑色細珠簾靜悄悄的掛在八扇雕花的格子玻璃門前，一排五間精巧的房間，玻璃窗上都懸着嶄新的細白竹布窗帘。當中的堂屋裏的牆上排滿了挽聯孝幛，正中靠牆放着張紫檀彫花的狹長條桌，壁上懸一張極大的英俊青年的大半身照相，他有兩條濃黑而有點愁蹙的眉毛，一雙大而明亮的多情的黑眼睛，那眼睛會望得人心悸，穿着挺拔的西裝，端坐着栩栩欲生。條桌前放着一張紫檀的大方桌，桌上擺滿了象牙杯筷盤碟，和一桌精緻的酒席，最前面有銀香爐蠟台和一付大白蠟燭，紅紅的點着。香爐裏也燃着三支香和一些沉檀香，滿屋裏香烟繚繞悄無一人，越顯着一種嚴肅氣象，右邊的套房裏走出一個十四五歲的丫頭來，將門前的簾捲起，又到院子裏一角的大花磁水缸裏取出一個噴壺，將院子裏所有的花都灌灑一遍，當她灑到走廊上第六盆花時，忽然驚叫起來。

「啊－少奶奶，這白玫瑰被誰拆爛了……」。

少奶奶聽見，慌忙走出，到了花前，她驚詫而傷心的撫着禿枝，呆了一會，才說：

「誰這樣大胆？……白玫瑰！……可惜。阿香將花瓣拾起來放在水盂裏吧」。她鎖着眉緩步踱到走廊的盡頭，一個籐椅上坐下，看着天空中變化不定的白雲，心頭的思潮一起一伏像海浪船的猖獗起來，坐了一會，實在坐不住了，懶洋洋走進房去，毫無知覺的坐在那極漂亮的大紅木梳妝台前，雙手托着兩腮，對着鏡子出神。她看見鏡子裏一張長長的瓜子臉，兩條細長的眉，一對清得像一彎水似的眼睛，那眼睛裏充滿着憂鬱淒怨的情緒，一張血一樣的紅唇，緊閉着沒有一絲笑意。她覺得鏡中這美麗的少婦太可憐了，她的命運，被「人生」支配得太殘酷，太不仁了，她要安慰她，湊上去和鏡中人 Kiss 但，接觸到的只是一片冰冷，那眼淚禁不住奪眶而出，她想，盡量的流淚吧，用多量的眼淚來洗滌心頭的傷痕，至少總可以洗去一點吧！

李少奶奶的心在一點一點往下沉，沉，沉，終于沉到一個陰森可怕的死一樣的境地裏去，她滿以為自已會就這樣的死去了，忽然她模糊的淚眼一亮她用手帕揩揩眼睛，鏡子裏一個青年的反影，立在房門口向她凝視，她猛然看見那兩條濃黑而有點愁蹙的眉毛，一雙大而明亮的多情的黑眼睛，那眼睛會望得人心悸，于是她真的心悸了，不自持的打了一個寒噤，在鏡子裏向那青年呆望着，互相忘形的望了約十分鐘之久，那青年猛猛的發覺了，上前走了幾步喊了一聲「嫂嫂」，李少奶奶突然驚覺，有點難為情，轉過身來，竭力將嘴角向上，免強做出一個笑的姿式來，不安的問那青年。

「啊！二弟！……今天沒有課？回家了」？

「今天是禮拜，嫂嫂忘了？本來昨天就想回家，可恨被幾個同學硬拉着不放回來；……不知怎麼回事，近來老是惦記着嫂嫂，書也無心讀了，……前天曾寫了一信給你，郵票都貼好了，還是沒有敢寄，我怕被爸爸收去，要發生誤會和懷疑的，其實，嫂嫂和姐姐不是一樣？你說可是」？

「謝謝你，二弟」：他說不出什麼其他的話了。

「我時常做惡夢，老夢見哥哥死時的情景，我和你都在痛哭，爸爸還是在拋着桌子淌眼淚，五嬸和大姊在唸佛，還有伯伯伯母們也，……」二弟還未說完，他發覺李少奶奶已在痛楚的抽噎了，于是他收住話。

「啊－真不該，又惹嫂嫂難受；……真的，當我醒來時我真不相信哥哥真的去世了，丟下嫂嫂，嫂嫂這麼年青，漂亮……」。

「……」李少奶奶忽然停住哽咽，看了看她的小叔益誼。

「我以為嫂嫂太寂寞了，怎麼不常到五嬸那處去解解悶」？

「…………」。

不過，不去也好，她們太俗了點，說的話毫無意味，反而無聊，等一會我去多買幾本小說來，看看小說也容易消磨時間的」。益誼說話的態度真太動人。

「那也好，謝謝你，二弟」，少奶奶很感激他。

「我不需要嫂嫂對我這樣客氣，多顯得生疏，不必的，我求你別這麼生疏，我真不安」益誼已坐在靠近李少奶奶的一張小沙發上了。

李少奶奶沒言語，房間裏沉默了一會，益誼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將全身擺動了一下，四肢都移

過一個地位，問：

「哦；嫂嫂你歡喜看那一類的小說？戀愛的或是其他的」？

「我不要看戀愛的，我現在明瞭戀愛的結果，總是痛苦的，無論以先是怎樣美滿，到後來也不能得到好結果，天也要妒忌的啊」。李少奶奶痛苦的說着，起先益誼驚諤了一下，後來，忽用不以爲然的眼光看着他嫂嫂。

「你以爲哥哥死了，就是你和他戀愛結果的悲慘嗎？在悲觀方面看來，當然是殘酷而可咀咒的，但在另一方面看來，你們戀愛的結果倒是很美的，像一首美麗的超然出塵的小詩一樣，嫂嫂！我希望你把你的思想，常常浸在神話上的一些女神，或是上古時代，人類的原始，夏娃亞當時的意境裏去，那，你的人生觀一定是極美麗的，不要把事實看得太重，記得太清，應該把你現在自視爲死灰色的環境更換一下，更換成桃色，理智并不是什麼大不了。也別以爲舊禮教，和家庭中的種種勢力，可以禁止人的一切的，這些并不能禁止人的一切，這些并不能禁止思想，要在你意想中的好環境裏去尋求你眞正的靈魂，嫂嫂，願你體會得我的話」。

「二弟，你的話雖對，我也知道感激你一番美意，但，我已是沒有心，沒有靈魂，沒有思想的人了，我不能照你說的那樣做。我現在唯一的願望只有死。死了什麼都解決了」。李少奶奶神傷的用無力的眼光看着益誼。

「不，決不，你不能這樣示弱，你太把人生看得重要了，越是將人生看得重，越是容易受到極端的，不能忍受的苦痛。要知道這正是「人生」在欺負你，示弱就上它當了，我信相世界上，沒有眞正悲傷的事，全是人類自尋煩惱，最好是過去的事，都給忘掉，今天只等着明天的快樂，這樣的生人才偉大，嫂嫂這麼聰明的人，我的話你一定不至于不以爲然」。

「我很以爲然，不過，我覺得快樂距離我太遙遠了，像隔了無涯際的大海洋一樣，以先，我把「人生」看得太美麗了，尤其是未婚前，我以爲世間一切都是屬于我的，都是由我支配的，我常常想我應該把我和敏誼的生命做成如一朵初開的玫瑰花一樣的甜美，到了婚後。我還是在人間快樂的最高峯上過日子，自敏誼一死，我就什麼都灰心了，什麼都看透了，人生是這麼可怕」。

益誼有些呆了，他看着他嫂嫂半晌，才輕緩的說：

「嫂嫂，你太聰明了，才有這許多苦痛，人生當然是可恐怖的，但，你爲什麼要自甘屈服呢？別太消極，起來和人生拚一下，抵抗一下，我相信决不會永遠讓你這樣灰心的活下去，快樂在等待着你哩。只怕你不去尋」。

「我永遠尋不着的。四週一切，都在逼迫着我屈服，示弱，我沒能力抵抗了」。

「那麼嫂嫂，我；……………我願意幫助你，幫助你，把你的快樂恢復過來，要不然，我願把我應有的快樂整個兒送給你」益誼有點不安的。

「那怎麼可能？……………可是，二弟！我很感謝你，你這樣同情我，勸慰我，但，你爲什麼爲了別人這樣用心思呢？尤其是爲了我這個半死的人」。

「我不承認嫂嫂是別人，嫂嫂的事，和我自己的事是一樣，哥哥在日，我當然一切可以不問，哥哥死了，就是我的責任，嫂嫂不快樂，我也沒有快樂」。益誼的眼光又使李少奶奶心悸了，她覺得自己被一種什麼「力」所誘惑，兩頰泛上一層微紅，心在腔子裏跳動不止，她不敢拿眼光和益誼的視綫接觸了，低下頭感動的說。

「二弟，你眞……………」。

猛然窗外一陣脚步聲，有人在走廊上說話了，少奶奶一驚，立刻停住說話，益誼也立刻輕而迅速的走到房門口。接着進來三四個女人，其中兩個娘姨向李少奶奶喊聲「大少奶奶」李少奶奶也向另兩個太太樣的女人叫「二伯母」和「五嬸」。

益誼第一個先開口，微笑的說：

「說到曹操，曹操就到，我剛到嫂嫂這兒來，問嫂嫂伯母們和五嬸可曾來過？你們就來了」。

二伯母也說：

「益誼，你也剛來的？昨天回家？還是今天回家的」？

「昨晚回家的，因爲很晚，怕伯母和五嬸們都睡了，所以沒有去，今天我知道伯母們一定要到嫂嫂這邊來，所以先來等着，眞巧，我剛進房，你們也來了」。益誼很自然而從容的微笑着，李少奶奶發覺他是說謊的，倒心跳起來。她望望益誼，又望望伯母和五嬸，她怕人察覺她的不安，想起了喊娘姨倒茶來。

一月後，又是一個星期日的早晨，溫暖的日光撫摸着房中的一切，李少奶奶正在興奮的對鏡理妝。今日不是益誼約好到葛嶺去的嗎？她畫長了眉毛，梳好微風的長髮，淡淡施上一層粉，換了一件黑嗶嘰夾衫，又洒上一些香水，對鏡自己看了一會，眞是個楚楚堪憐的美人啊。她騙家裏人說是到一個以前的同學吳小姐家去的，恐家裏的車子沒空，叫阿香去喊一乘車。她在焦急的等着，在堂屋徘徊，已好久沒有自己燒香了，她看看香爐裏弄得很髒，梁上也積了一層灰塵，她正想喊娘姨來罵，突然一

GINGER ROG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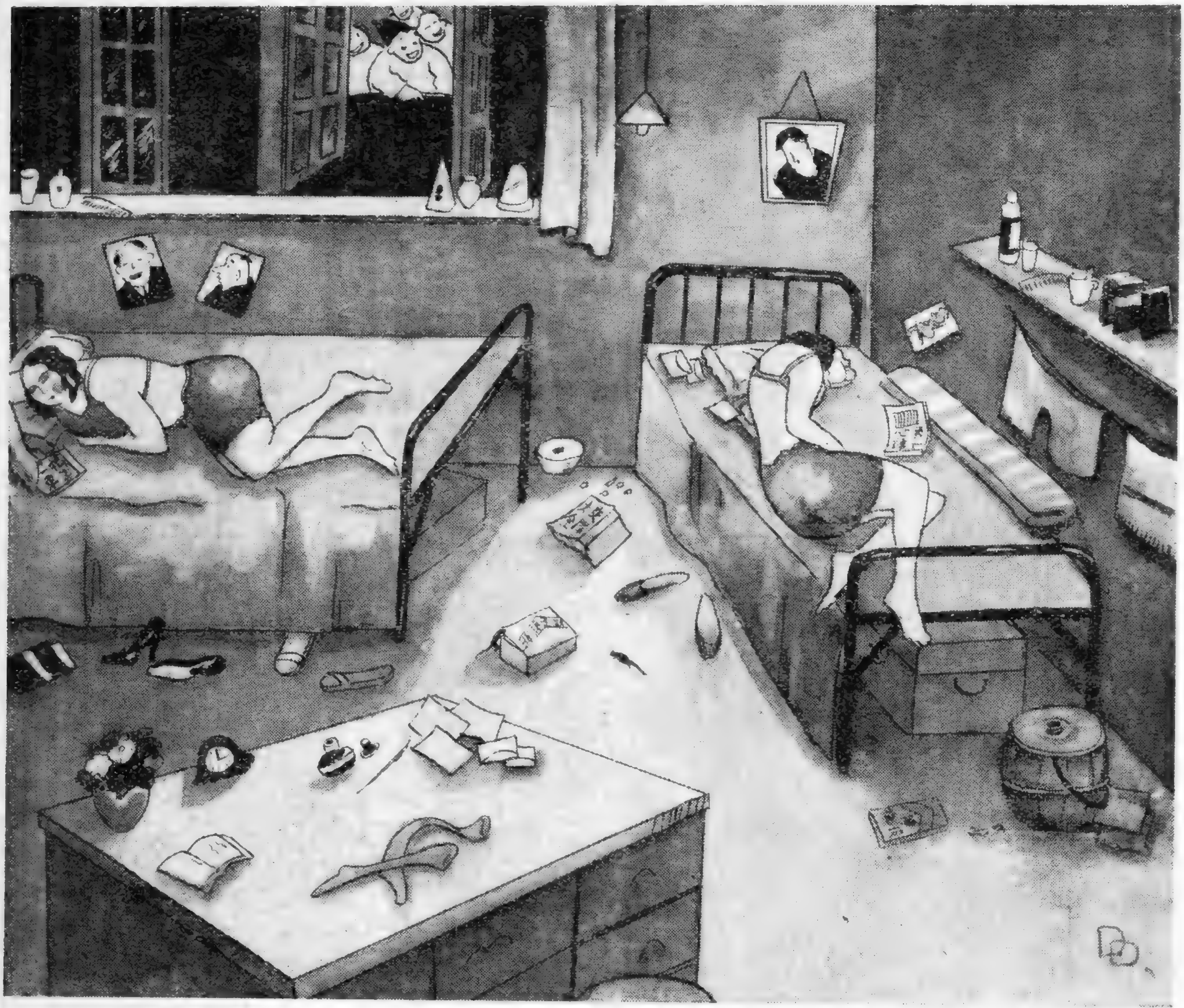
琴羅述

好萊塢明

星的美容術

喜怒哀樂

何佐明攝



西宮初夏　　顧逢昌作

抬頭看見她丈夫那大相片，眼睛在狠狠的凝望着她，不禁心頭一跳，她有些戰慄了，想起一月來，她和益誼親密的情形，種種難堪的罪惡，何以對得住敏誼呢？她懺悔了，深深地懺悔了，她覺得自已是個世界上最下賤最難容恕的罪人，于是她又痛楚了，她的心受到最凶烈的打擊，最可怕的傷痕。簡直一刻不能挨下去，這時她祇希望天地都一齊崩烈，她這苦痛着的身心就可隨着天地，隨着地球上任何一切，一齊毀滅了。

阿香喊好車子進來回話，李少奶奶更覺心在劇烈的疼痛，她想這不又是她罪孽的痕跡？喊車子出去，和益誼幽會，這已是第九次的犯罪了，她實在沒有勇氣再完成這第九次的犯罪。于是她命阿香：

「給車夫幾個錢叫他走吧，我不去了」。

阿香詫異她少奶奶這奇特的舉動，茫然的望望李少奶奶，領命去了。

李少奶奶再不能看她丈夫的相片了，忙回到房裏，靠在柔軟的沙發上，閉上眼，想忘掉一切，但，凶汜着的思潮，如怒馬般的奔騰，從腦際奔到心頭，又從心頭奔到腦際。不可遏止的奔馳，使她受到更難堪的苦楚。

猛然她受到一些意外刺激，一種名貴的香水氣味，有人用絲手帕在替她拭淚。一睜開眼，她又有些昏迷了。她看見兩條濃黑而有點愁蹙的眉毛，一雙大而明亮的比她丈夫更要多情的黑眼睛，那眼睛令她再四的心悸。

「怎麼不去了？我等得心焦，跑回來看看，正巧碰見阿香回車子？是怎麼

回事？身體不舒服嗎」？益誼溫存輕緩的說。

李少奶奶忽然發狂似的坐起，用力的抓緊她胸前的衣服，氣喘的說；

「我的罪孽已深重到極點，我萬萬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二弟，你拯救我，離開我吧」。

益誼驚訝了半天，才溫柔的說：

「你又中了惡社會中，虛僞的禮教和名譽的毒了，你又上當了，我只痛恨這萬惡的禮教，因爲它把你薰陶得太厲害了」。

「…………………」李少奶沒說什麼，但她鎮靜下來，望望益誼，她的思想漸漸又變了一個趨向，她覺得他的話是對的，自己未免太淺薄了，她以爲益誼這樣熱情的愛她，助她，慰她，是不應該辜負他而使他心灰的。于是她堅決地說；

「是的！益誼，我要聽你的話。我不能上當，我們去吧！葛嶺去！我們的約會不能取消。你先到那家綢緞局門口等我吧」！

又是幾個星期過去了，一個烈日當空的炎熱的上午，李少奶奶的房中，擠滿了許多人，各人的面部都充滿着驚疑鄙視的神情，一個年約五十餘的老人，鎖眉蹬足的咬着牙說：

「畜牲！畜牲！難怪他要去那一大宗款子，說是要到上海去和幾個同時畢業的同學合股辦什麼公司。誰知他竟拐逃嫂嫂走了。唉！家們不幸，娶此賤婦，生此孽障，我李…………………」。

老人說不下去了，旁邊幾個太太樣的女人在刺人心的冷笑。

——完——

一九三五年三月

驕之貓

竺繼忠作

却爾斯勞頓在新片中

「塊肉餘生」主角Cooper在新片中

海倫海斯在新片中『絮因蘭果』中與蒙高茂來。

電通新片『風雲兒女』的主角

（陳耀庭贈）

王人美與袁牧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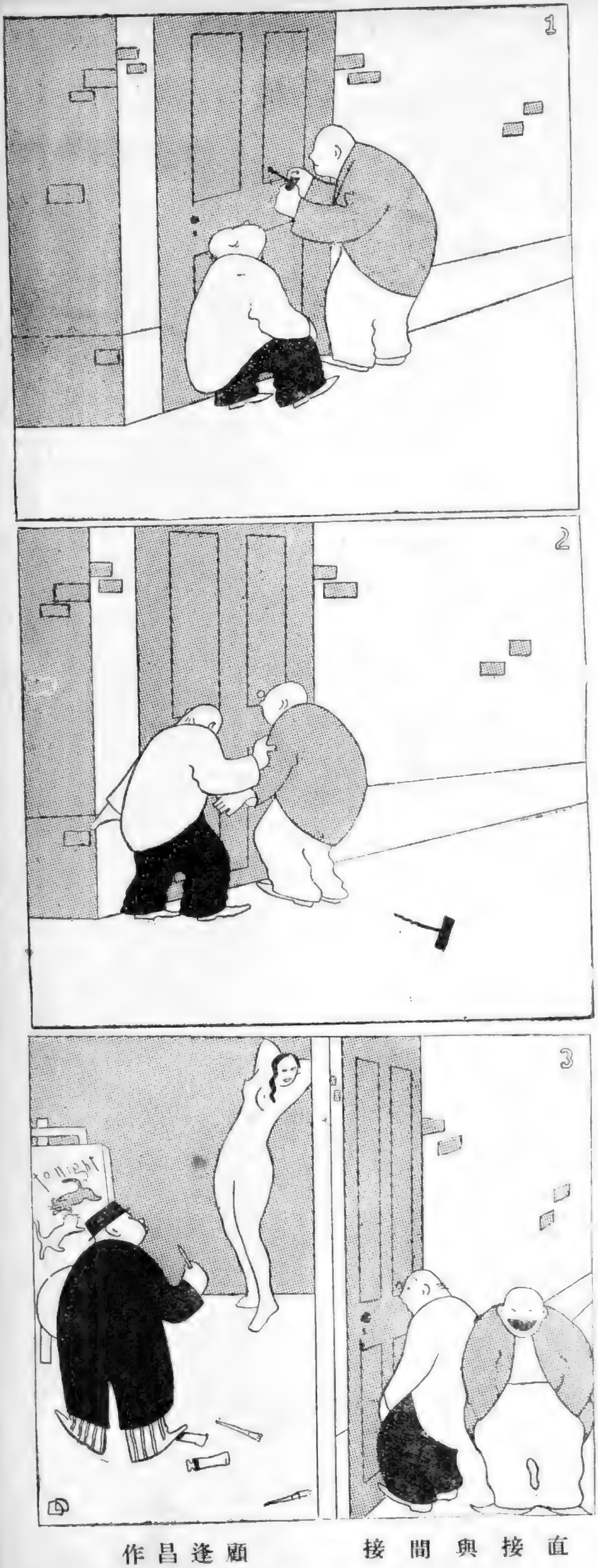
談瑛與袁牧之

王人美在驢車中

王人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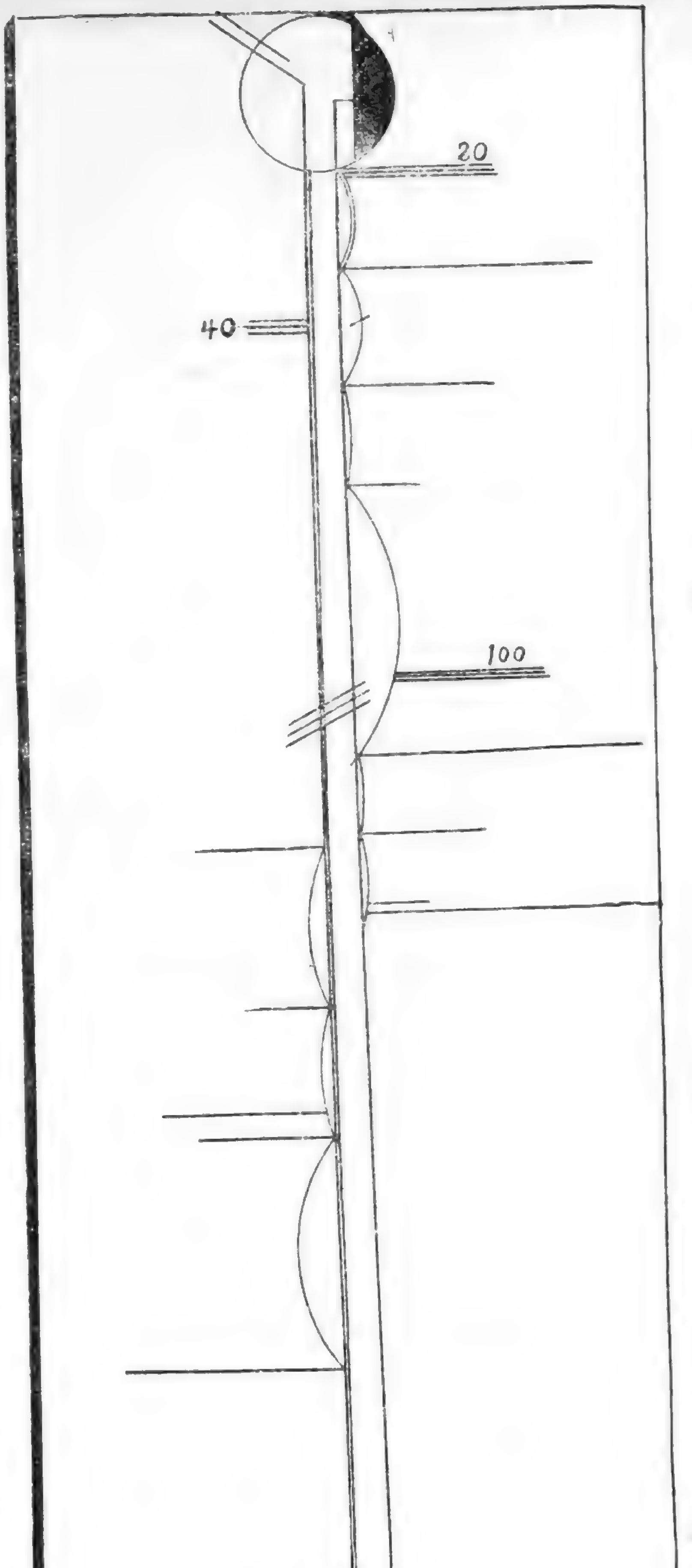
袁牧之

王桂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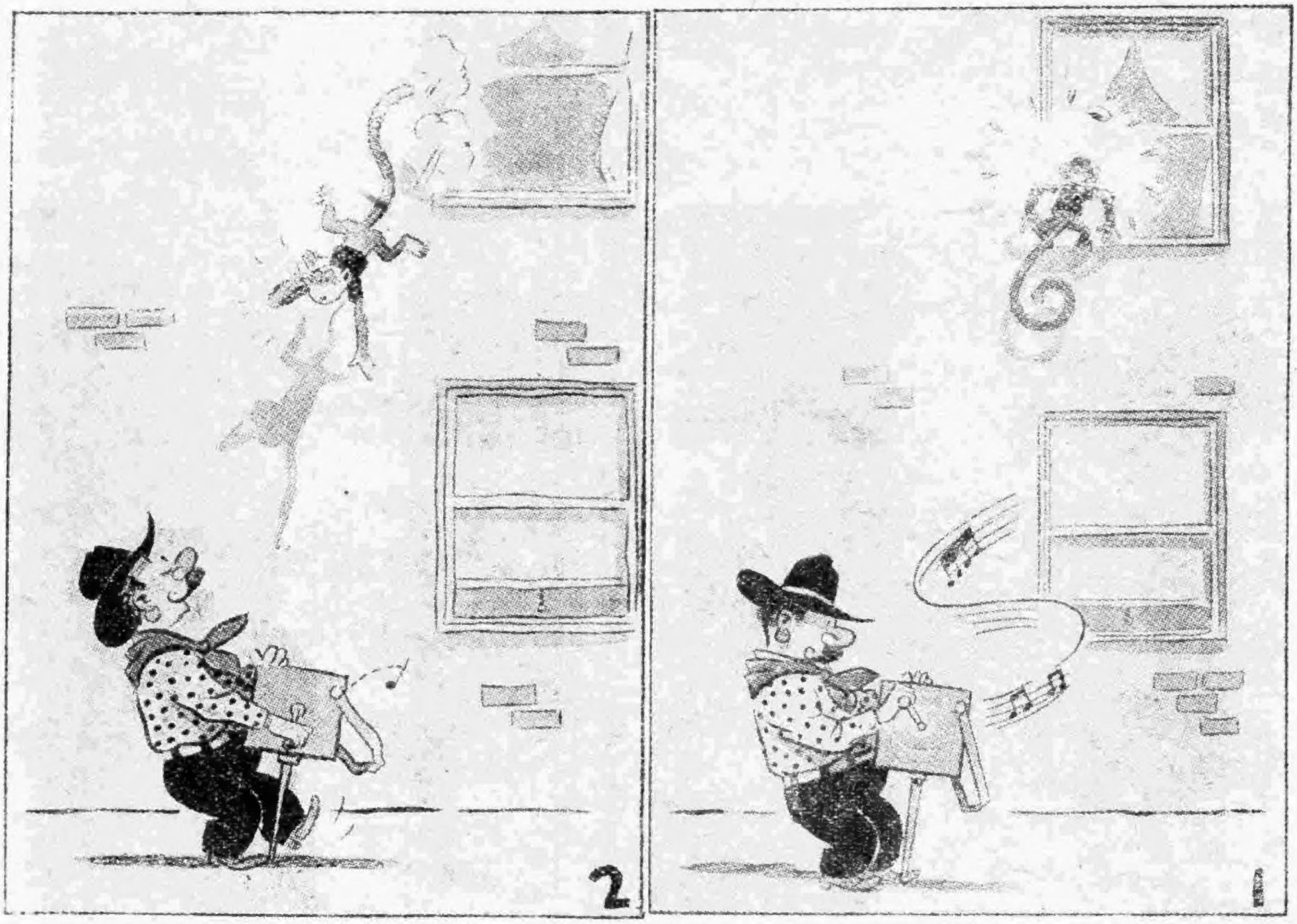
顧逢昌作

直接與間接



三部曲（攝字與華字）

陳家樞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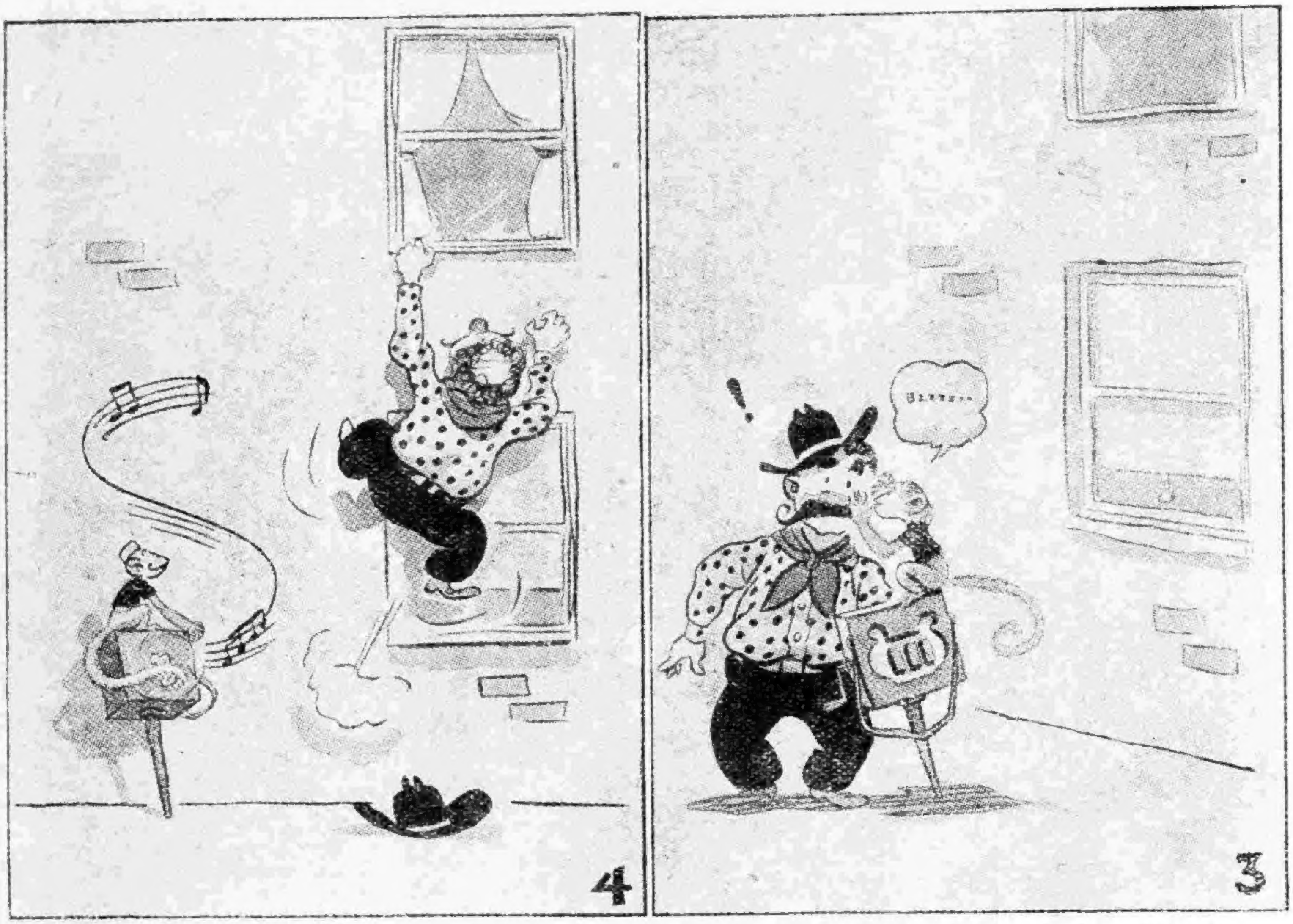


猴子對他的主人道：「裏面有個漂亮的女人」

鍋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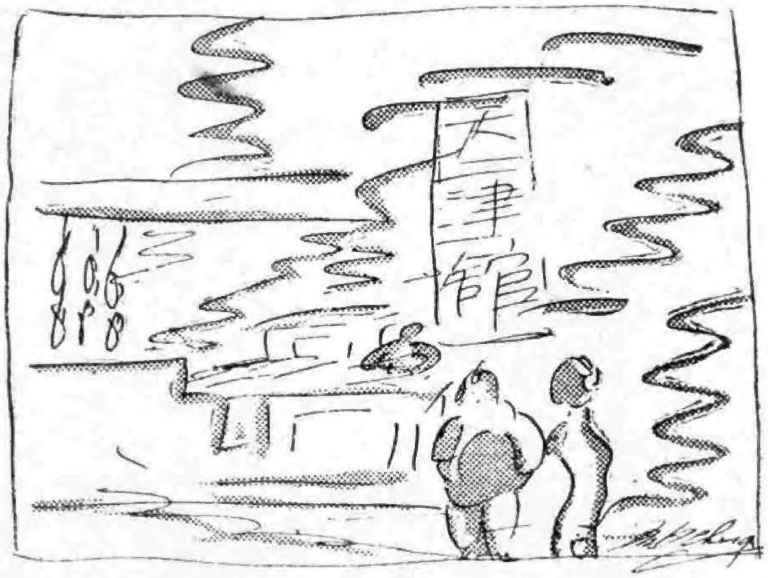
黛玲

昨晚和幾箇朋友到一個繪畫研究所裏去玩，因爲沒有吃午飯，肚子裏特別空虛，時間已是七點多了，幾個人忙着解决晚餐問題，一個提議到天津館去吃鍋貼。大家都同意，于是到隔壁一家比較大些的敞門面的平民化天津館去，誰料那家館子生意興隆，宣告客滿，我們只好退出順着馬路走，找別家天津館，走，走，走，走了很多的路，居然找到一家小得可憐的骯髒小館子。裏面共一排四張桌面，廚房在大門口，櫃台和爐台相對，一個肥胖的老板娘端坐在櫃上，櫃上還掛滿猪牛羊的血肉糢糊的軀殼，我們走進去，檢了第三張桌子坐，我生平第一次走進這純粹平民化的地方來哩。我覺得別饒風味，挺有趣。這種地方也應該來見識見識的，我們喊了五十隻鍋貼，坐着一面等，一面談話，我的好奇心總是比任何人都強烈些，嘴在說話，眼睛却不住的四面視察，我發現第四張桌子旁邊那破爛而時常有一股臭氣飄過來的黑暗角落裏還有髒得不堪入目的扶梯哩，我不禁搖頭，這比猪窠還要污穢的樓上還有人往嗎。突然意外的，我的眼睛受了一種刺戟，從那扶梯上走下一個穿紅衣的青年女人來，接着後面隨了一個中年的女人，那紅衣的面頰像石灰上塗了人血似的惡劣，我驚奇的眼光一直注視着她們出去，移動着身軀走到對街沿馬路站住，我剛收住眼光，接着樓上又走下三四個穿着花花綠綠的女人來，臉上的脂粉都塗得鬼怪般地怕人，她們也走到馬路上分班站住，一個短衣的下流階級的人走過，那穿紅衣



的連忙上前拉住短衣人衫袖，做作的笑着，不知說些什麼，那短衣人搾了半天搾不脫，竟拍的一下，打了紅衣女人一個嘴吧，村俗的罵起來，那女人才畏縮的放下手，痛苦地望了她的同伴們一眼。這時煱貼已來了，我剛剛吃進半隻，被這意外的奇遇一刺戟，我感到有一種不知名的悲哀襲進了我的心，不知怎麼，我覺得有些不平，於是我吃不下了，心頭作起嘔來，幾個朋友也不約而同的放下了筷子，五十隻煱貼，還沒吃去十隻，就付了賬，急急離開這裏，在路上我還有些作嘔，人類眞太不公平啊，住洋房，坐汽車的太太小姐們也是塗脂摸粉，今天所見的這些女人也是塗脂摸粉，同是人類，同是女性，她們的生活環境，她們的物質享受，和她們內心的歡樂和苦痛是有着多麼大的區別呢！我眞有些不明，這種在人間地獄裏活受罪的女人，世界上何必要有她們的牛存？她們在那地獄的生涯中生活着，是爲了受罪和等死而生活呢？還是爲着求生而這樣難堪的挨着生活下去？她們是出世就註定要受這種罪孽呢，還是社會所逼廹她們的？唉！這可嘆的人牛！這可怕的社會!!

一九三五、四、十五日



電影攝影

漫君

把科學上的技能運用到藝術上的結構，這才是攝影的本身，這裏不需要多講科學方面。(當然有相當的書籍，或者專門的文章，給你更多的研究)我們既有了科學上的一切，再加上我們的思想。科學是有限定的機件。思想是無窮的，隨時代的進展而變遷。

攝影，在現代似乎是一件很時髦的事，公園裏，或者馬路上，多數拿着方鏡箱，(當然也有很好的鏡箱)得意洋洋的閒走着，不過我們要明瞭，攝影並不是容易的事情。並不出風頭的事。

攝影的取材是把全部的主要點，取到鏡頭裏面，把這主要點置成一個適當的角度而成一幅攝影工作。角度的不同與角度的技巧，全視作者的思想的轉遷。

電影的攝影，有一點不同，不單顧到一部份的主體，因爲在跟鏡頭的時光，需得顧慮到四週的角度。

光線的平均也是極重要的問題，往往有許多影片(恕我不舉出該公司的大名)在同一場面攝取二個鏡頭，第一個鏡頭攝取的時候，用右邊的角燈，打着這位風騷的女明星的臉頰。但是第二個鏡頭開始，這角燈到了左邊好似又一場面，這二個鏡頭，在導演者，在劇作者的意思，是在一個時間，是在同一個氣候，而攝到銀幕上演出，完全是二個時期的戲情。

最近公演的『沉冤』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雖則這片子也並不十分可取，但是我認爲在攝影的工作上，有成功的可能性。我們時常談起中國代表作「漁光曲」的如何佳妙，當然我也沒有什麼批評的話，不過對於它的攝影成績，我覺得並不能給與觀衆有着相當的信仰。所謂攝影上常帶詩意的話，並不叫你一味的糢糊，而況常有灰調的缺點，這一方面是攝影師的大意，同時冲晒部也應當負一部份責任。

夫：親愛的是這條嗎？

妻：笨貨！那深紅色的你又忘了嗎？！

繼忠作

Coordinated by

MEDIA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www.mediahistoryproject.org

in collaboration with Belinda Q. He
and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the Department of Film and Med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Ning Li and the School of Arts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 Zippo and the
Department of Directing, Beijing Film Academy

Sponsored by the ACLS Digital Extension Grant, "Globalizing
and Enhancing the Media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2020-2021)